

## 国医大师谈医录

## 杨震论肝主敷和

国医大师 杨震

肝为人体最大的脏器,为魂之处、血之藏、筋之宗。肝体阴而用阳,在五行属木,主动、主升。肝气与春气相应,春季阳气始生,万物以荣,为肝木主令之时,其性喜条达,具升发生长、生机不息之性。肝胆属木,皆属少阳生发之气,肝胆之气敷布于脏腑机体,诸脏因而升降出入,生化不息。本文主要阐释肝主敷和的概念形成源流、主要功能表现及其与“和法”的关系,对丰富中医学理论中肝脏的功能认识有所裨益。

## 何为肝主敷和

肝主敷和的源头应是《黄帝内经》中的“木曰敷和”一语,原意是对五行之一的“木”在正常情况下其基本性质和功能概括。如《素问·气交变大论》曰:“东方生风,风生木,其德敷和,其化生荣,其政舒启,其令风,其变振发,其灾散落。”此段中王冰注曰:“敷,布也。和,和气也。荣,滋荣也。舒,展也。启,开也。振,怒也。发,出也。散,谓物飘零而散落也。”王冰注曰:“柔,木化宣发,风化所行,则物体柔。暄,温也,肝木之性也。和,敷布和气于万物,木之德也。”

以上说明风木属性,温和柔软,抒发宣展,对自然界事物具有启陈致新、促进生化的作用。万物生化之所以繁茂,与木德敷和以令五化宣平的调节作用有很重要的关系。

## 肝主敷和功能表现

**肝主敷和,气血和合** 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曰:“肝主春,足厥阴少阳主治,其曰甲乙。”《素问·阴阳类论》曰:“五中所主,何脏最贵……春甲乙青,中主肝,治七十二日,是脉之主时,臣以其脏最贵。”说明春是全年之始,加之肝气主升,敷布阳和之气,对全身气化关系重要。

心虽主一身血脉,然血之化生,气之运畅,均有赖肝胆敷和,血液的生成与动静,均与肝胆阳气升发有关,若肝气失和,疏泄无度,则气血沸扬,可见横逆外溢之患;若肝气失运,则气血郁滞,导致脉络瘀阻诸疾。

**肝主敷和,心气中节** 明代薛己在《明医杂著》中注曰:“凡心脏得病,必先调其肝,肾二脏,肾者心之鬼,肝气通则心气和,肝气滞则心气乏。此心病先求于肝,清其源也。”清朝黄元御的《四圣心源·天人解·精神化生》认为:“肝血温升,升而巳,温化为热,则生心火。”说

明肝气通,则心气和,肝气失和则心气失助而虚乏,故治心病必先畅其肝、疏其络、清其源。《四圣心源·天人解·气血原本》曰:“血统于肝,凡脏腑经络之血,皆肝血之所流注也,其在脏腑则曰血,而在经络则为营。营卫者,经络之气血也。”说明心主一身之血脉,然其血之化生,气之运畅,身律之周规,均有赖于肝胆之敷和以斡旋于其间,才能保证心气正常、运血中节。

**肝主敷和,谋断适宜** 《灵枢·本神》曰:“肝藏血,血舍魂。”《素问·灵兰秘典论》曰:“肝者,将军之官,谋虑出焉。胆者,中正之官,决断出焉。”《素问·六节藏象论》曰:“心者,生之本,神之处也……肝者,罢极之本,魂之居也……以生血气……此为阳中之少阳,通于春气……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。”《四圣心源·天人解·精神化生》曰:“神发于心,方其在肝,神未旺也,而已现其阳魂……盖阳气方升,未能化神,先化其魂,阳气全升,则魂变而为神。魂者,神之初气,故随神而来。”

**肝主敷和,肺气宣通** 《四圣心源·天人解·气血原本》曰:“肝藏血,肺藏气……午半阴生,阴生则降,三阴右降,则为肺金,肺金即心火之清降者也,故肺气清凉而性收敛。子半阳生,阳生则升,三阳左升,则为肝木。肝木即肾水之温升者也,故肝血温暖而性生发……气统于肺,凡脏腑经络之气,皆肺金之所宣布也,其在脏腑则曰气,而在经络则为卫。血统于肝,凡脏腑经络之血,皆肝血之所流注也,其在脏腑则曰血,而在经络则为营。营卫者,经络之气血也。”《灵枢·经脉》曰:“肝足厥阴之脉……其支者,复从肝别贯膈,上注肺。”故肝能挟生发之气循经而上至肺,助肺之宣降而行发节之权。然肺为娇脏而主皮毛,其所以不被邪气伤害而自立者,实乃营卫之气温行其间,肝藏之血贯注于肺,为之护卫而御外。

肝主藏血,内寓少阳生气。卫气亦由精血所生、阳气所化而出。沈金鳌《杂病源流犀烛》曰:“夫少阳起于夜半之子,为肾之天根,其气上升,以应肺之治节。为肾天根,则通乎下,应肺治节,则通乎上。其所以能通乎上下者,以其为中和之极也。唯通乎上下,故得游行三焦。且即三焦之所治……是以肝之为用,能起九地而升地德,亦能出三阳而布天德,皆少阳之妙运也”。唐容川《血证论》亦认为:“以表里言,则少阳之气,内行三焦,外行腠理,为营卫之枢机。”他还指出:“一阳生于水中,而为生气之根。气既生,则随太阳经脉布护于外,是为卫气。”

以上黄元御、沈金鳌、唐容川等均

认为少阳之气即是卫气,其由少阴、厥阴真精所化,赖肝宣发敷布,游行于三焦,出入于阴阳,以温煦、捍卫机体,发挥着“肝为将军之官”的作用。

**肝主敷和,脾胃升降如枢** 《素问·宝命全形论》曰:“土得木而达。”说明脾土得木气才能通达。《四圣心源·天人解·厥阴风木》曰:“冬水闭藏,一得春风鼓动,阳从地起,生意乃萌。然土气不升,固赖木气以升之,而木气不达,实赖土气以达焉……木为水火之中气,病则土木郁迫,水火不交,外燥而内湿,下寒而上热。”《四圣心源·天人解·阴阳变化》曰:“阴阳未判,一气混茫。气含阴阳,则有清浊,清则浮升,浊则沉降,自然之性也。升则为阳,降则为阴,阴阳异位,两仪分焉。清浊之间,是谓中气,中气者,阴阳升降之枢轴,所谓土也。”说明肝胆敷和则土得木而能达,则木对土有生克制化之功。木能“生”土是指肝胆敷和对脾胃有促进其纳谷消化之功(即木能疏土),若脾胃运化太过,则肝胆对脾胃又有调节其过亢的作用(木能克土)。《读医随笔》还强调:“肝者,贯阴阳,统血气,居贞元之间,握升降之枢者也……世谓脾为升降之本,非也。脾者,升降所由之径;肝者,升降发始之根也。”肝胆敷和,升降出入,生克制化都很适宜,脾胃纳谷运化之功能既不衰弱,亦不亢奋,水谷精微因此得以化生。

**肝主敷和,肾水温化精血** 肝肾两脏同居下焦,精血同源,互为归化。关于肝肾两脏的关系,陈潮祖在《中医治法与方剂》中指出:“①乙癸同源:肝为藏血之脏,肾脏藏精髓。肝脏所藏之血实由肾系精髓化生……②水能涵木:肝主筋膜,肾主水液。肝系筋膜有赖肾水濡泽才能活动自如……③同司相火:肝为阴中阳脏,中寄胆火,职司疏泄;肾脏藏精主水,内舍真阳,宜于潜藏。两脏同司相火而相火宜潜。此火能够潜藏,全赖肾阴以为约制,才能控制肝的疏泄,以免相火妄动……④肝肾虚寒或水液失调引起两脏同病亦复不少……阳虚失温,筋脉受寒收引,则呈挛急而痛;水湿阻滞,筋脉受湿而弛,则呈痿酸。”

周慎斋《医家秘奥》曰:“木者,火之母也。木浮,则火在上,而肾水寒,木沉,则火在下,而肾水温。”以上说明人体在生理状态下,肾藏之精由肝藏之血所化生,以供机体各脏腑生长发育之需要;生殖之精虽蛰藏于肾,亦由肝胆虑决,以供男女生殖之用。故朱丹溪《格致余论·相火论》曰:“肝肾之阴,悉具相火。”“天非此火不能生物,人非此火不能有生。”强调人之所以富有生命

力,无不因于肝肾内寄相火一气之运动。因此,在精血归化、水液代谢及生长繁育诸方面两脏相互为用,相得益彰。

由于在肝肾“乙癸同源”中,“木者,水中之生意”,肝胆敷和,“木沉则火在下而肾水温”,有助于肾水温化精血。

肝胆失和,肝木自病,亦凌侮他脏。肝胆失和导致本经自病,且可凌侮他脏。《四圣心源·天人解·厥阴风木》曰:“盖厥阴肝木,生于肾水而长于脾土,水土温和,则肝木发荣,木静风恬,水寒土湿,不能生长木气,则木郁而风生……故风木者,五脏之贼,百病之长。凡病之起,无不因木气之郁,以肝木主生,而人之生气不足者,十常八九,木气抑郁而不生,是以病也。”故周学海《读医随笔》强调:“医者善于调肝,乃善治百病。”

在临床中,肝肾同病而用滋水涵木,温补肝肾;肝肺同病而用清金制木;心肝同病而用调肝宁心或治心宁肝;肝脾同病而用调和肝脾,调和脾胃法等,都是从肝论治其他脏腑病的重要治法。《杂病源流犀烛》曰:“故一阳发生之气,起于厥阴,而一身上下,其气无所不乘。肝和则生气,发育万物,为诸脏之生化,若衰与亢,则能为诸脏之残贼。”

## 肝主敷和与“和”法

在肝主敷和的启迪下,在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“气之复也,和者平之……必先五胜,疏其血气,令其调达,而致和平”的引导下,后世发明了“八法”中最多见、最著名的“和”法。“和”是和解、调正之意。和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,狭义者,多针对表里不和、营卫不和之证;广义者,在临床中应用更多,如《景岳全书·新方八阵》言:“凡病兼虚者,补而和之;兼滞者,行而和之;兼寒者,温而和之;兼热者,凉而和之。”和法所治的证候病理,应为脏腑的功能活动与其相应的物质基础不能协调和谐而致病。这样的证候病理,实际上也和肝主敷和的病理改变很相似。《伤寒论》开和法治疗的先导,用小柴胡汤治疗邪在半表半里的少阳伤寒证,也对后世用柴胡汤类治剂,治疗肝胆失敷和类疾病开了先导作用。

肝主敷和是指肝能敷布少阳生发之气,变理气血,促进生化,调整气机运行和新陈代谢,同时还能随神往来,主持或参与协调人体诸脏器功能活动。在“肝主敷和”理论指导下,从肝胆调治多种疾病,既拓展了思路,又提高了疗效。

## 张磊治疗汗证验案两则

□ 高世钦 河南省新安县人民医院

国医大师张磊是河南中医药大学教授,学验俱丰,德术双馨,在治疗内科杂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尤其对汗证的治疗有自己独特的认识。

汗是人体生命活动及病理变化的产物,与脏腑功能密切相关。病理之汗称为汗证,是指阴阳失调,腠理不固,导致汗液排泄失常的病证,临床既可单独出现,也可作为症状伴见于其他疾病的过程中。张磊临床治疗汗证注重审证求因,认为治疗汗证不可拘泥于“自汗多属气虚不固,盗汗多属阴虚内热”之说,要辨证论治,当补则补,当泻则泻,正如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篇》所说:“谨守病机,各司其职,有者求之,无者求之,盛者贵之,虚者贵之。”只有辨证仔细,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疗效。现将张磊治疗汗证医案介绍如下。

## 自汗案

患者,男,59岁,2017年8月2日初诊。诉自汗3年余。现病史:患者平素易出汗,不能吃饭饭,食热饭或进热饮则大汗淋漓,稍动亦汗出,四季如此,冬季不怕冷,经常自觉身困,乏力,偶咳嗽,吐黏痰,口干,饮水多,1天能饮2L左右的水,小便量少,纳眠可,大便不成

形,每日2次,舌质暗红,苔黄厚腻,舌下瘀络,脉细涩。既往有糖尿病史10年。处方:滑石30g(包煎),冬瓜子30g,生薏苡仁30g,鬼箭羽30g,黄连6g,桑叶30g,生甘草3g。10服,水煎服,每日1服,分早晚2次饭后温服。

8月16日二诊:服上方10服后自汗明显减轻,仍口干、口渴夜间甚,饮水多,小便次数多,食欲差,眠可,大便成形,每日2次,排便时间长,需揉肚子分3次排便,舌暗红,苔黄腻,舌下瘀络,脉沉涩。

处方:党参12g,生石膏30g,知母15g,黄芩10g,黄连6g,葛根15g,鬼箭羽30g,生甘草3g,生山药15g。15服。后随访,服上方后自汗未再反复。

**按** 患者以全身出虚汗3年余为主诉前来就诊,结合其兼症咳嗽、吐黏痰,口干渴,小便频数及舌脉,此乃湿浊分布三焦,湿郁化热所致,湿郁郁蒸,腠理开泄则汗出;湿邪恋肺,久则化热,影响肺气宣降,则见咳嗽吐黏痰;湿热交蒸,影响津液输布,则患者口干口渴,饮水而不能解渴;湿热之气影响膀胱气化功能,则小便不利而频数;湿热在大肠,则大便不成形;舌质暗红,苔黄厚腻乃湿热在里的表现。故张磊先以祛其湿热之邪治之,方中冬瓜子、生薏苡仁清热、利湿、化痰;滑石利尿而通小便;黄连清热燥湿而坚肠;鬼箭羽在《本经逢原》云:“鬼箭,专

散恶血。”此味药能降低血糖,对于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,有良好效果;桑叶清宣肺热而能止汗,大量运用可止虚汗;生甘草调和诸药。二诊服药后诸症改善,舌红,苔黄腻,说明湿热病机仍然存在,故给予黄芩、黄连清热燥湿,葛根、鬼箭羽降糖,生山药补脾养胃,葛根升阳止泻而改善大便形质。

## 心胸汗出案

患者,女,62岁,2014年1月10日初诊。诉心胸前汗多5年余。患者近5年不分时间心胸以上汗多,尤其胸部、头部、背部汗多,经常大汗时吹电扇,有时脚凉,胸部以下未出过汗,胸汗多时心慌,心悸,小便黄热,大便不成形,痔疮出血,舌红,苔薄黄,脉细。既往查心电图提示心肌供血不足,有支气管肺炎病史。处方:党参15g,麦冬30g,五味子10g,山萸肉10g,生地黄30g,川木通3g,竹叶10g,槐花30g,生甘草6g。10服,水煎服,每日1服,分早晚2次饭后温服。

3月14日二诊:服上方20服后,出汗减少,休息时出汗少,运动时出汗多,

时有全身发凉,双脚冰凉,后背痛,小便色黄,心慌,心悸,双膝乏力,纳可,大便不成形,舌暗红,苔白腻,脉细。处方:熟地黄10g,生地黄10g,当归10g,黄芩10g,黄连6g,黄柏10g,生黄芪30g,浮小麦30g,煅牡蛎30g(先煎),桑叶10g。7服。

4月2日三诊:服上方14服后汗出减轻,仅劳累紧张时汗出多,夜间盗汗,胸口、头部汗出,口不渴,不喜欢水,背沉背痛,双下肢无力,小便黄,有热感,大便可,但易干,易出血(痔疮史),大便后胃脘和小腹有热感,头昏沉,喜长太息,易情绪低落,纳眠可,舌淡红,苔薄白,舌下络脉瘀阻,脉细,上方加槐角30g,梔子10g,夏枯草30g。10服。

**按** 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曰:“年四十,而阴气自半也。”年高之人多见汗多、心悸、心慌、小便赤热等症状,是阴虚火旺之证,首方不用当归六黄汤而生脉散合导赤散,盖“汗为心之液”。汗多伤心君之阴,故以生脉散加生地黄、山萸肉以复心之阴液,稍佐导赤散以清心火;因有痔疮出血,加槐花清肠止血。二诊时,心阴已复,仍存肾阴不足之阴虚火旺汗出之症,故以当归六黄汤单刀直入,滋阴泻火,固表止汗。此治有先后之异,宜细参之。同时,为了增强止汗之力,加浮小麦、煅牡蛎收敛止汗,桑叶清热止汗。

## 国医大师临证经验

□ 普文静 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

国医大师张震是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资深研究员、主任医师,是我国中医证候学系统研究的先驱学者之一。张震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诊疗,经验丰富,结合自身多年中医临床与科研经验,创立了疏调气机学派,倡导疏调气机为内治大法之一,并立足于此治疗气机不畅所致各种继发病和有关症状,本篇通过张震从肝论治失眠的见解与方法,现阐述如下。

## 分型论治

肝主疏泄,调畅全身气机,对人体生命活动有指导作用。若肝失疏泄,则肝郁气滞、肝血不足。肝脏与其他脏腑关系密切,许多疾病虽病位不在肝,但溯其根源,多责之于肝,故多从肝论治出发。从肝出发,辨证论治。针对本病的主要病机,张震在治疗中审证求因,辨证论治。张震将失眠大致分8型:

**肝气郁结** 肝主疏泄调畅气机,气机调畅,则心情开朗,肝失疏泄,气机不畅,则情志抑郁。若数谋不决,或情志不畅则肝气郁结,气机不畅内扰神魂而致不寐。张震治疗常以疏肝理气、解郁安神为主。处方中酌情佐柴胡、香附、白芍、郁金、枳壳、佛手、合欢花等,疏肝理气、解郁助眠。

**肝郁化火** 肝郁日久必化火,邪火内扰心神,同时灼伤津液,阴液亏虚则火愈旺,可导致失眠,烦躁,手足心热,口干少津,张震治疗常清肝泻火,除烦安神为主。处方中酌情佐龙胆草、夏枯草、菊花、黄芩、炒梔子、牡丹皮、决明子等,清肝泻火助眠。

**肝(胆)虚痰扰** 肝胆相表里,若情志不遂,肝气郁结,胆失疏泄,气郁生痰,痰气交阻,内扰神魂,则心烦不寐、夜多异梦。张震治疗以调肝理气,化痰利胆,和胃安神为主。处方中酌情佐半夏、竹茹、石菖蒲、浙贝母、陈皮等,化痰助眠。

**肝郁血虚** 肝体阴而用阳,藏血而舍魂,易动而难静。若失血过多,久病血虚或脾胃亏虚,化源受限致肝血不足,魂不守舍,心神失养,则血不足,不寐易醒,多梦善惊。张震治疗以安魂定志,益气补血,养肝安神为主。处方中酌情佐当归、阿胶、赤芍、川芎等,养血助眠。

**肝郁血瘀** 肝藏血,肝气郁久不解,全身气机失调,气滞血行不畅,血瘀经脉,瘀滞化热,热伏血分,煎熬营血,瘀热搏结,肝血瘀阻,魂不归藏,则致不寐。张震治疗通常以疏肝通络,化瘀安神为主。处方中酌情佐丹参、泽兰、赤芍、焦山楂等,化瘀助眠。

**肝郁脾虚** 肝属木,脾属土,肝失疏泄,则横逆犯脾,导致脾脏运化功能失调,临床常见患者除肝郁表现,还有食少腹胀、乏力、便溏等症状,张震治疗多从解郁健脾入手,调肝理气,安神为主。处方中酌情佐党参、白术、茯苓、茯神、黄芪等,健脾益气助眠。

**胃不和 疏肝解郁和胃** “胃不和则卧不安”。情志不遂,肝气郁结,日久化火,横逆犯胃,肝胃气机不畅,多见失眠并胃脘胸胁胀闷疼痛,烦躁易怒,嗝气吞酸,舌红苔薄黄,脉弦数。张震治疗多解郁和胃安神为主。处方中酌情佐半夏、竹茹降逆和胃,枳实、佛手理气除胀助眠。

**肝肾阴虚** 肝藏血,肾藏精,精血互相滋生,气郁化火日久,必损及肾阴。肾阴亏虚,阴不制阳,虚火旺盛,内扰心神则见少寐、不寐。临床常见患者失眠伴头晕耳鸣,腰膝酸软,性欲减退,常肝肾同治,张震治疗除疏肝解郁、养阴柔肝外,还注重滋肾养阴,处方中酌情药用生熟地、山茱萸、山药等助眠。

张震倡导以整体观念及辨证论治为指导原则,每临诊注重心理疏导,结合多年中医临床与科研创立的疏调安神汤(方药组成:柴胡10g,赤芍10g,茯苓15g,薄荷6g,香附20g,郁金15g,佛手6g,酸枣仁20g,合欢花10g,茯神10g,夜交藤15g,白芍10g,丹参15g,生甘草6g)为基础方,审证求因,辨证结合个案加减,临床使用得当,效果更佳。

## 典型医案

李某,男,32岁,于2015年6月8日初诊,3年前因压力较大出现失眠。症见:入睡困难,易醒,睡眠时间每晚总计约1~2小时。舌淡红苔薄白,脉弦微数。证属肝郁气滞,治以疏肝理气安神为法。予疏调安神汤为基础,酌情加减治疗。

处方:柴胡10g,赤芍10g,茯神15g,薄荷6g,香附15g,郁金15g,佛手6g,酸枣仁20g,合欢花10g,夜交藤15g,白芍10g,丹参15g,生甘草6g,炙远志10g,五味子10g,白术10g。3服,水煎服,每日3次,2日1服。

6月15日二诊:服上方3服后,可入睡,夜间仍易醒,情绪有所缓解,舌脉同前,予上方基础上予龙骨12g,牡蛎12g。嘱患者服药6服。

6月29日三诊:睡眠有所好转,偶汗出乏力,腰酸不适,舌常,苔薄白,脉细。予上方基础上予浮小麦30g,益气固表止汗,牛膝15g,补肝肾、强筋骨,嘱患者服药6服。

**按** 本案患者3年前因压力较大,出现失眠,肝失疏泄,气机失调,肝主谋虑,喜条达,气机调畅,则心情开朗夜卧得寐,肝失疏泄,气机不畅,则情志抑郁。若数谋不决,或情志不畅,则肝气郁结,气机不转则内扰神魂而致不寐。治宜从疏肝理气、解郁安神的角度,改善睡眠。

本版所载方药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